

鞭答下

林珏著

萬葉文藝新輯

萬葉書店印行

萬 葉 文 藝 新 輯

鞭答之下

林 珪 著

萬 葉 書 庫 印 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初版

萬葉文藝新輯

鞭笞下

(散文・小說)

印	發	主	著
刷	行	編	作
者	者	者	者

萬	錢	索	林
葉	君		
書	甸	非	珏
店			

有著作權・不在此限

總發行所

萬葉書店

上海天津路寶豐里三九號

編者獻辭

我主編這些刊物，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，深的意義，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，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，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，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，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，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。

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目次

第一部

血斑	一
老骨頭	五
播種	二
破滅	五
羅貞	九
殞	三
晨前紀	五
登場	六

寂寞

三

歸來

四

臘尾年頭

六

賣田

七

第二部

神仙洞

九

鞭笞下

一〇

寄押犯

一〇

憶舊

一〇

劫灰與燭火

一〇

第三部

來客談

一〇

鄉音

一〇

血斑

登岸的一剎那，像開刀的疤痕一樣，混淆在日軍的隊伍中，從艦口裏瀉出來。祖國砲火的撲射，和日本軍隊組織的嚴密，使他們行前的計劃，在此刻破滅了。那時候祇有前進，雖然他們的鎗並不會向前射過去；卻也有幾個不幸的伙伴，吞飲着祖國的彈頭，和敵人的屍身，一并的運到海外去了。

兩天來，爲着準備一次新的總攻，戰壕裏器張的氣息，完全沈寂着。

「準備打祖國的同胞嗎？……」

每個人都有一個同樣的念頭；結果竟都同樣被曹長殘暴的眼睛切斷了。

陣地裏，一共有十八個人，五個是原先守防這裏的日本水兵，其餘除了他們四個

不相認識的「滿洲」士兵之外，再就是這一次新來增防的九個陸軍。

一切的行動，他們都在嚴奇的監視着；用不着什麼司令官，連一個小兵或曹長，都有臨時處理他們死刑的權威。

夜色閃着銀質的白光，輪盤似的月亮，諷刺的在頭頂上照着的確，他們沒有勇氣，敢擡頭去看它的品潔。

「良心啊，良心！」

拿着同胞當敵人；

大家不如早下手……」

黑大個子，俯在射孔上，用小曲的調調，嘟囔着。

小魏留心到曹長的注意，機警的打了一個乾咳，把憂悒的歌聲阻絕……漸次的他們的意見溝通起來，無形中顧目分開了那幾個是屬於自己的對手。

夜深了。

濃重的霧點，層層的滲透了衣襟；四顆冷冷的心窩裏，都像蜷伏着一隻毛毛蟲似

的忐忑不安。

曹長，還有幾個過分勞碌的水兵，靠在黏土的溝浜上打瞌睡，張開的嘴唇正好是一粒子彈穿行的空空。

黑大個子給了一個暗示。

「一二」這口號不知道是誰叫起來的！

小魏猛的掉過頭去，幾個日本陸軍，黃狼似的在眼前閃晃，他沒有開鎗，握緊了步鎗的一端，瘋狂的擊打……在任務完成之後，匆忙的跳出戰壕去，接着兩個短瘦的伙伴也跟出來；祇是黑大個子不見了……

「爬着走，爬着走！」

他們撲俯的前進着，奮激的感情，使周身的毛管在悚悚的顫動。

追擊的敵人，從另外的戰壕裏衝出來，急雨似的彈頭，在黑夜的月光下，畫着段段的銀線。

「你們快點跑！我不行啦！」一個中彈的伙伴，丟在後邊喊：

「唉！快點吧！」小魏彎着腰嚷。

他倆的步子並合着，溝壑和荒塚，都不能微些的阻礙他們前進的速率。鎗聲越來越密，噌噌的彈嘯和強暴的吶喊，周圍的響起來。

「祇有拚命，跑不出去啦！」

顧自抱定步鎗，像抓住自己的靈魂一般的還擊。

「唉，怎樣啦！」

子彈盡了的時候。

小魏瞥見伙伴俯臥的屍身，他憤懣的叫起來！

「中華民國萬歲……」聲音被叢密的彈頭斷絕了。

黎明收復了殘霧，在沈寂白靜的平沙上，塗抹着三個新添的血斑。

老骨頭

墨黑的雲，把白晝剩下來的——一點灰淡，瞬息吞沒了；一萬隻安慰的黑手，從每個深陷的角落裏，親密的伸展過來。

「老骨頭，總算賣上光榮的價錢啦！」

程合滿足的眯縫着眼睛；雖然幾次的呷扁了嘴唇，事實上已經沒有些微的唾沫，能夠使他的喉管溼潤了。

中午的時候，槍彈緊密的響着：

「總這樣幹！弟兄們餓一天肚皮，怎麼喫得消呢？」程合煩燥的咕嚕着。
「喫不消，有什麼法子好想呢？」

滾到牆根下去。

一個年青的小伙子，不介意的瞥了一眼，一段已經到了十足可憐的煙頭，結束的把乾糧送上去！

「誰肯賣那個命？」年青小伙子卑怯的問。

「我自己來，這把老骨頭，總不是什麼值得可惜的東西，嘿！……」
他善意的笑了笑，便又開始整理用具去了。

太陽漸漸的剝蝕着自己的炎威；槍礮的響聲渾濁的斷續着，——時或有單獨的流彈，像無頭蒼蠅一般，從耳旁飛過去。這已經成了異常的生活，都像不大覺得似的，挨着時日。

「不行，無論如何得送上去，餓的工夫多了，會發生糟糕的結果！」
和往昔一樣，他把兩個妻子滿滿的裝起來，準備着單獨出發。

「沒有命令來，你自己怎麼能說送就送呢？」

不顧任何人的阻止，儘管擔了擔子，大跨步的跑出來。

徘徊的雲翳像賣淫婦的面皮，一點一點的加厚，密集的槍彈，在身邊清脆的尖叫。

「這一點工作，總要幹，絕不能讓必勝的抗戰，因為挨餓失敗了。」

他抹掉額角上的汗珠，帶着這個念頭，有力量的起動着繃皺的大腿。

氣力像神賜給的，沒有停歇。穿過了幾片棉田，幾片稻田，還有喫了敵彈的茅屋，和長着蒼老樹木的墳山。

在酣戰的時候，挨近陣地的所在，的確沒有停留生物的可能。槍彈驟雨似的嘯着，使他不能即刻前進了；俯臥在積雪似的棉田裏，敵彈的進行，像空中穿飛的雀子，啾啾的繞過頭頂，在爆發處，騰起一股黑煙。

拚死的決心跟着勝利的希望漸漸的澎湃起來：

「走！」

弓着腰，把扁擔從新扣到脖頸上，步子急速的衝過去：

「弟兄們，飯來了，……操他娘的，險些沒把它丟在路上。」

滲混了興奮和勝利的笑着。

「送到那邊一簍去……我來」排長接過來乾糧簍上的繩子說：「你歇歇爬下去吧，一會兒恐怕就要衝鋒。」

「怎麼，衝出去嗎？」

「是，是……」

像一團火球在他的心坎裏跳動。

「唉，衝鋒要用刺刀吧？」他湊近一個忙着咀嚼的士兵問：

「是的，你快回去吧，老頭子！」

「哼，我也幹幹。」

「回去吧！程合。」連長從射孔上轉過頭來命令他。

「不，連長，彈溜太急，回去不容易。請允許我跟你們衝鋒！」

「你那麼大的年紀，赤手空拳，不簡直是白送死嗎？爬着下去，不要緊。」

「有扁擔呢，連長，讓我也賣賣老骨頭！」

連長感動的笑了笑。又轉臉探查敵蹤去了。

礮彈發狂的轟炸，像除夕夜裏的爆竹一樣使人覺得平凡，和沒有感情。

射孔上的弟兄，瞄準敵人的頭影，有輪有序的射擊，使敵人認清了給發狂者的回應是什麼！

「連長，給我看着，你去喫一點！」排長爬進陣地，沈默的說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礮火密的很，看情形就會衝過來！」

排長代替了連長的位置，沈寂又從新塞滿陣地的角落。

我們用不着猛烈的射擊，弟兄們煩燥的磨擦着刺刀，盼望一場洩憤的肉搏即刻開始。

「這一定比刺刀好用的多！」他握緊扁擔的一端，自信的思忖着。

一陣叢密的轟炸接着廝殺和號喧，瘋狂的衝出來。

他不留心任何人的行動，疲憊和衰老在他身上已經找不到一點痕迹。

色。

「殺呀！扁擔神速的舞着。

機關槍和手榴彈的喧器中，有數不清的血線，在黃昏的天幕上，映着不鮮明的血

「噢……」

「殺……」

白刃的交織，使他周身像電掣一般的靈活。

「難種，兩個，又兩個！你娘的……」他恨怒的罵：

阻礙扁擔推進的所在，祇有一聲呻吟。

扁擔斷了，他的腿軟癱了。

戰車的哼哼，斷殺的吶喊……漸漸透過來軍號的滴嗒……

「小心呵，小心！」

他睜開眼睛，已經平穩的睡在擔架的帆布上了。

「老骨頭，總算賣上光榮的價錢啦！」

他安慰的笑了笑，眼睛又從新合攏起來，

十二。